因話錄

乾臏子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因話錄

趙璘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稗海稗乘及唐宋叢書皆收有此書唐宋本僅一卷非完帙稗乘三卷與稗海六卷同稗海在先故據以排印

因話錄卷第一

唐　員外郎趙璘

宮部

玄宗柳婕妤，余母之叔舅姑也。生延王玢，婕妤有寵，玄宗甚重之。肅宗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踈外家也。

關中貴族，柳氏乃尚書右丞範之女，睦州刺史齊物之妹也。柳氏姻眷，奕葉貴盛，而人物清秀，尚書右丞之子，右丞諱範，國史有傳，少而俊邁，風格精異，能爲江南折桂書生，詠調精絶，見媚富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嬌陳者，姿藝俱美，爲士子所奔走，睦州君詣之，悦焉，嬌陳重，即奉事終身，蓋將以斬言戲之耳，翌日，遂如敷設席帳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爲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間，常聞嬌陳名，訪之，及召入宮，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強也，許其歸，因語曰：我聞柳家多賢子女，可以稱內職者，可言之，嬌陳以睦州君女弟對，遂納之，立婕妤，生延王及一公主焉，睦州君閨門士行，爲官政績，載於家傳，此偶因嬌陳事書之。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玄宗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

安祿山入覲，肅宗屢言其不臣之狀，玄宗無言，一日，召太子諸王擊毬，太子潛欲以鞍馬傷之，密謂太子曰：吾非不疑，但此胡無尾，汝姑置之。

政和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椿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假官之長，所爲椿者，上及侍宴者笑樂。

公主獨俛首嚬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卽柳晟之母。）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尙父汾陽王在邠州。以其子尙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時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諱芳。字伯存。）掌汾陽書記。奉使在京。卽以書急召之。既至。汾陽迎笑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爲之。遂說祭事。殿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勳德不同常人。且又爲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謂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敍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汾陽覽之大喜。其文列於左。

維某年月日。駙馬都尉郭曖父。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進奏院官傅濤。敢昭告于貞懿皇后行宮。伏惟德曜坤靈。明齊月魄。母儀萬國。化洽六宮。光輔聖人。贊成陰教。載榮史策。式播謳謠。奄違聖日。上仙靈界。遐邇痛憤。宮闈哀慕。臣幸忝諸親。男尙貴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鍾。姻戚光榮。宗族咸戴。今園陵禮備。祖載及期。臣限守方鎭。不獲陪侍行宮。瞻望靈駕。不勝攀慕。伏荷皇恩。眷以國戚。許申祭禮。超越等夷。古今所絕。獨開聖造。無任惶恐銘戴之至。謹獻牲牢庶羞之奠。尙饗。

代宗以郭尚父勳高兼連姻帝室。常呼爲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或云南陽夫人。及李夫人。嘗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忿媚不相面。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賜金帛及鞍鐶。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解。歌未發。遽引滿置觴於席前曰。酒盡不須歌。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實詞別有所呼不言父。公主悲啼奔車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還。尚父拘曖自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小兒女子閨幃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賚以遣之。尚父杖曖數十而已。

德宗初嗣位。深尚禮法。諒闇中。召韓王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持節入宮。粧飾稍過。上見之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鎔。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召幹事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者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每來鴟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鴟。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鴟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聞。勅蠲收此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爲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德宗嘗暮秋獵於苑中。是日天色微寒。上謂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遞遷一月。何

如左右皆拜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後下詔。李趙公吉甫。時爲承旨。以聖人能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萬方。編之於令。李相程初爲學士。獨不署名。具狀奏曰。臣謹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與吉甫不協。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留神。余伯父自監察裏行浙東觀察判官。特授高陵縣令。裴尚書武亦自鄜坊監察宰櫟陽。二人同制。後數日。因遊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爲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伯父諱儉、貞元三年進士及第、當年制策登科。）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爲柳州刺史。劉爲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連州。

憲宗知權文公甚眞。後權長孺知鹽鐵福建院。贓汚盈積。有司以具獄奏。上曰。必致極法。崔相羣救之云是德輿族子。上曰。德輿必不合有子弟犯贓。若德輿在。自犯贓朕且不赦。況其宗從也。及知其母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長流康州。

文宗將有事南郊。祀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淸齋。豈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皆有。已在門外祗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撲了。卽與賞物令去。又嘗觀鬬雞。優人稱歎大好雞。上曰。雞既好。便賜汝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者。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

文宗欲以韋宣州溫爲翰林學士韋以先父遺命懇辭上後謂次對官曰韋溫朕每欲用之皆辭訴又安用韋溫聲色俱厲戶部崔侍郎蠡進曰韋溫稟其父遺命耳上曰溫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亂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況能稟亂命而不改者此則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傾都奔走皆以爲神上聞之曰此塔固由人工所成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瑮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

武宗時李崖州嘗面奏處士王龜志業堪爲諫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上曰凡言處士者常是山野之人王龜父大僚安得居山野不自合有官李無以對又將賜杜悰之子無逸衣所司條列數目其衫色未奉進旨上久之言曰我不可賜其白衫年小未有官又難假其服色但賜青衣無衫可也

宣宗朝兩省官對上曰卿等皆朕諍臣切須各務公道但無私黨所論事必與卿行若苟近私雖直無益

時予任補闕在外

大中七年冬詔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賀璠時爲左補闕請權御宣政殿疏曰伏以新正大慶萬國來朝華夷願覩盛儀

主應尚當脩悅但竊聞關輔之內頻歲不登自冬已來降雪極少尚須祈禱方軫聖慈伏見去歲之初權御宣政貨宜之制出自宸衷事簡禮全人心爲便伏乞且推此例停御含元待至豐年却依舊典所冀觸稱萬壽不

怨元會之期．禮酌一時．益表聖明之美．臣官忝謏列．合陳管見．疏奏之明日．聞上謂宰臣曰．有諫官疏．來年御含元殿事如何．莫須罷否．宰臣魏公謇奏曰．元年大慶．正殿稱賀．亦是常儀．況當無事之時．陛下肆覲百辟．朝廷盛禮．不可廢闕．上曰．近華州奏．光化賊劫下邽縣．又關輔久無雨雪．皆朕之憂．豈謂之無事．須與他罷．假如權御宣政．亦何不可也．宰臣奉詔．方欲宣下．而日官奏太陽當虧．遂罷之．其後宰相因奏對．以遺補多闕．請更除八人．上曰．諫官但要職業脩舉．亦豈在多．只如張道符、牛業、趙璘輩三數人足矣．使朕聞所未聞．

因話錄卷第二

商部上（商爲臣。凡自王公至有秩已上。皆入此部。）

郭汾陽在汾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勅不下。判官張曇言於同列。以令公勳德。而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體甚也。汾陽王聞之。謂寮屬曰。自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以是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奏一屬官不下。不過是所請不當聖意。上恩親厚。不以武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見賀矣。聞者服其公忠焉。王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諸子泣告於王。言虞候縱橫之狀。王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僚吁歎者數四。衆皆不曉。徐問之。王曰。某之諸子。皆奴材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妳兒。非奴材而何。

余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柳君（諱芳。字伯存。）掌汾陽書記。時有高堂之慶。王每因軍中大讌。常戒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告。及趙夫人板輿至（君外族趙氏。事具家傳。）王降階與僚屬等立俟。到棚而退。嘗謂柳君曰。子儀早親戎事。不盡奉養。而孤今日幸忝重寄。恩寵踰分。雖爲貴盛。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不勝。又曰。若太夫人許降顧子儀之家。使南陽夫人已下執爨。子儀自捧饌具供養。足矣。而趙夫人以清素自居。終不一往。

司徒鄭眞公。每在方鎮。崇樹公家。陳設器用。無不精備。至於宴犒之事。未嘗刻薄。而居常奉身。過於儉素。

中外婚嫁。無日無之。凡是禮物。皆經神慮。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綱。俱住招國。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其後門內居台席者多矣。）

韓僕射皐爲京兆尹。韋相貫之以畿尉趍事。及韋公入相。僕射爲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伸故吏之敬。又僕射爲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一心記公之家諱。及稱官銜畢。而誤呼先相公名。公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之罪。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竟不以爲事。得大賢體矣。初公自貶所量移錢唐。與李庶人不協。後公在鄂州。錡夢萬歲樓上掛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皐來代我乎。意甚惡之。其後公果移鎮浙右焉。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於僕人之手。歸則躬置于臥內一榻。以示敬慎。

族祖天水昭公。以舊相爲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頴宏詞登科。鎮南又奏爲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川。奏宋相申錫爲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又數年。昭公始薨。公凡八任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爲尚書。惟不歷工部。其兵吏太常皆再往。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疾。異數壽考。爲中朝之首焉。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太夫人。盡孝敬之道。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毅顏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

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優泰者。不知其數。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坐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歿。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及廉察夏口。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方鎮。居省闥。又與繼舅苹同時爲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減卑下之敬。其行己如此。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爲公相。得人之盛。時論居多。

趙郡李氏。三祖之後。元和初同時各一人爲相。蕃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太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蕃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諸族罕有。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時人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

大僚睦親敦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詹事馬柳卿公元。近日李相國武都公宗閔。士大夫間罕儔。

裴尚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爲中表所稱。尚書卒後。工部夫人崔氏。語其仁。輒流涕。工部名佶。有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爲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羣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泰章後亦爲尚書。）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譚笑，曲盡布衣之歡。不記過失，善飲酒。暑月臨水，以荷爲杯，滿酌密縈，持近人口，以筋刺之，不盡則重飲。燕散，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段相文昌性介狹，燕席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訝。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復召。（元和已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永寧少師固言性狷急，爲士大夫所非，靖安少師，事具國史。）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牓成未放，而入相禮部王尚書播代放牓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跡門生。前世未有。

劉桂州栖楚爲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是京城惡少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不遵府縣法令，以凌衣冠，奪貧弱爲事，有罪即逃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爲尹，一皆窮治，至有匿軍中名目自稱百姓者，旬朔內坊市姦偷宿猾，愄氣屏跡。余嘗與友生入市，市內有一軍人乘醉誤喫友生，驅過旁諸少年噪曰：癡男子，死日到，敢近衣冠耶！人人似頭上各有一劉尹，慄慄惴懼，不敢爲非，而與屬吏言，未曾傷氣，不叱責一官人。常謂府縣僚曰：諸公各有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任恣意遊賞，勿致拘束。

李司徒汧公鎮宣武，戎事之隙，以琴書爲娛，自造琴，聚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則裁而膠綴，不中者棄之。故所蓄二琴，殊絕，所謂響泉韻磬者也。性不喜琴兼箏聲，惟二寵妓曰秀奴、七七，皆聰慧，善琴兼箏，與歌。時令奏之，自撰琴譜，兵部員外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玄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譚。晨起，草裹頭，對客彎

融。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與璘先君同在浙西使府。居處相接。慕先君家行及詩韻。契分最深。伯父高陵府君夫人韋氏。卽兵部之姨妹也。余雖不及見。每聞長屬說其風格容儀。眞神仙也。又傳聞汧公徐夫人。雖生二子。中年於徐夫人。琴瑟小乖。及兵部在母之後。情好加重。夫人情性益善於初。既得君於諸子之中。寶愛懸隔。天人降誡。信不誣矣。在官所得俸祿。付與從子。一不問數。惟給奉崔氏元氏二孀姨。事事禮厚。元氏夫人有操行。祭酒弘農公。旣爲傳。此不復書。君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讚招隱寺摽致。一日庶人燕于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涴鹿掊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庶人大笑。約天性唯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至陝州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公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咏不輟。（巨源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致得。）裴晉公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與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

沈吏部傅師性不流不矯待物以和觀察三方皆脂膏之地去鎮無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竝致時名又以報施不妄公先君禮部員外郎既濟撰建中實錄體裁精簡雖宋韓范裴亦不能過自此之後無有比者公繼世爲史官及出鎮湖南江西奉詔在鎮脩憲宗實錄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人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嘗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閭又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嚴事亦類此公名問已光又在班列往往賓客至門值公方受杖責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將赴府上有神策軍小將乘馬不避公於街中杖殺之及因對歎憲宗正色詰公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奬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與法不獨侮臣臣杖無禮之人不打神策軍將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決不合奏上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將軍奏若在坊內則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因話錄卷第三

商部下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楊公尤深於獎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爲癖。終不易初心。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獎拔公心。亦類數公。甘出於李相國武都公門下。時以爲得人。惜其命運湮厄。不得在掄鑒之地。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爲場中詞賦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伯仲昆弟。以史筆繼業。家藏書最多者。蘇少常景胤。堂弟尚書滌。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標雅範。爲後來所重。少卿登第。與堂兄特竝時。亦士林之美。

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蓄三卷。韓文公一見大稱歎。及赴舉。言於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下第。大振屈聲。庾尚書承宣知貢舉。程始登第。以試正字。從事涇原軍。李太師逢吉在相位。見其書。特薦拜左拾遺。竟因李公之累。湮厄而沒。其立身貞苦。能清譚樂善。士多附之。惜其位

不至耳。與堂舅李信州虞相知最深。交契至厚。有裴公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胡尚書證河中人。太傅天水昭公鎮河中。尚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閭。州里榮之。余宗姪櫓應進士時。著鄉籍一篇。大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祖父世掌綸誥。櫓昆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弘宣、盧尚書簡辭、弘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櫓著鄉籍載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與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代有姑之壻、與姪之壻、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也、）

李相公石。是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任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國武都公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冲、薛庠、袁都輩。時謂之玉筍。

元和中。柳柳州書。後生多師傚。就中尤長於章草。爲時所寶。湖湘以南。童稚悉學其書。頗有能者。長慶已來。柳尚書公權。又以博聞強識工書。不離近侍。柳氏言書者。近世有此二人。尚書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以來。奕世以文學居清列。舍人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出其門者。名流大儈至多。以誠

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記錄此書後二年。柳公方知舉。

開成三年。余忝列第。考官邢部員外郎紇于公。崔相國羣門生也。公及第日。於相國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爲考官之前。假舍於相國故第。亦於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六人繼昇朝序。鄙人蹇薄。晚方通籍。勅頭孫河南穀先於鴈門公爲丞。公後自中書舍人。觀察江西。又歷工部侍郎。節制南海。累贈封鴈門公。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公臨薨。却進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開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蕩宿寇。敷致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勳。爲章武佐命。觀其辭賦氣概。豈得無異日之事乎。

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優劣矣。

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閿鄉。暴風有裨將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緣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押。公援筆判曰。麑焚魯國。先師惟恐傷人。屋倒閿鄉。常侍豈宜問馬。

新野庾倬貞元初爲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難致口腹。庾常於公堂輟己饌以餉其

姊始言所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咸嘉歎倬生簡休

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初家清齊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侍老親歸洛與其弟自舁肩與晨暮奔迫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也婦道克備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嘗藏中物雖妻之貨玩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別爲債息爲惡人所陷誤也弟感其意爲之稍節有堂弟浪跡好吹觱篥投許昌軍爲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所知之爲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而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於時惜也

劉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嘗出師經其本縣欲申桑梓之禮於令令堅辭不敢當玄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帛數筐將遺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貴爲相其母月織絹一疋以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是時鄉里姻舊以地近多投之司徒不欲以私擾居將校之列又難置於賤卒盡署爲將判官此職例假緋衫銀魚袋外示榮之實處散冗其類漸衆久之有獻啓訴於公者其一聯云覆盆子落地變作赤烘羊羔兒作聲盡是沒益公覽之而笑各改署他職

太子陸文學鴻漸名羽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爲氏

及長聰俊多能學贍辭逸詼諧縱辯蓋東方曼倩之儔與余外祖戶曹府君外族柳氏外祖洪府戶曹諱澹字中庸別有傳交契深至外祖有牋事狀陸君所撰性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爲其像置於煬器之間云宜茶足利余幼年尚記識一復州老僧是陸僧弟子常諷其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又有追感陸僧詩至多

崔吏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筯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走櫜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姻族聞之無不愧歎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梳勳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

裴澥爲陝府錄事參軍李汧公勉除長使充觀察始至官屬吏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面約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凡三召不至公極怒明晨召澥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話公美事思接從容故超禮分面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甚也澥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使府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曰老夫過矣請吾子歸所止澥既退汧公遽命駕訪之拜請置在賓席澥之子充爲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時京司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儕以例皆止中考訴於卿長曰此舊例也充曰奉常

職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具瞻之地。作事當出於人。本設考課。爲奬勤勞。則書豈繫於官秩。若一一以官高下爲優劣。則卿合書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考。協律合下考。某等合喫杖矣。卿笑且慚。遂特書上考。（解後累遷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充宇湖州刺史。）

崔相國羣爲華州刺史。鄭縣陸鎭以名與崔公近諱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惟鎭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鎭因陳牒請權改名瑱。公判准狀。仍戒之曰。公庭可以從權。簿書則當仍舊。臺省中無陸瑱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柳元公善張尚書正甫。元公之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止之不獲。他日張言於元公曰。壽郎（則小僕射之小字也。）相逢。其謙太過。元公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元公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衙公綽耶。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之。拜謝。元公爲西川從事。嘗納一姬。同院知之。或徵出其妓者。言之數四。元公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灑掃。公綽買妾。非妓也。

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淸河崔氏。率更令謙姪女也。崔氏兄。卽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常躬耕得金一甁。計百兩。不言於人。密埋于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爲憂。崔屛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愼勿言於人。他日盧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吊崔氏之孤。訖。李使婢傳語曰。新婦有哀迫之事。須面見姑夫。盧許之。既見。乃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惟嫂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金付之。盧遂罷選。持金鬻于揚州。時遇

金貴.兩獲八千.復市南貨入洛.爲崔孤置田宅.兼爲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未嘗言於人.惟密親有知者.盧君生既字子嚴.清望重器.爲世名臣.信陰德之報也.

有讀蕭氏集.問功曹是誰子孫.及有後否.余應之曰.梁高祖武皇帝父諱順之.齊書有傳.武帝受禪.武尊文帝.文帝第三子恢.封鄱陽王.薨謚忠烈.恢生宜豐侯循.循生唐太子太保造.造生武威大將軍夙.夙生雅州都督善義.善義生左衞錄事參軍元恭.元恭生密縣主簿昱.昱生楊府功曹諱穎士.字茂挺.門人謚曰文元先生.先生一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諒直有功曹之風.時裴延齡爲戶部尚書.恃恩姦佞.與張滂不叶.金部惡延齡之爲人.棄官歸廬山.以山水自娛.識者甚高之.終于檢校倉部郎中.生三子.皆無祿早世.無後.惟次子東.從事邑南.有二子.今皆流落江湖.假吏州縣.功曹以其子妻門人柳君諱澹.字中庸.卽余之外王父也.韓文公少時.常受蕭金部知賞.及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途經江州.因遊廬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凋謝.惟二女在.因賦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烟霞.留百縑以拯之.或傳功曹爲李林甫所召時.在禪制中謁見.林甫薄之.不復用.蕭遂作伐櫻桃樹賦以刺此.蓋不與者所誣也.功曹孝愛著於士林.李吏部華稱其冒難葬親.豈有越禮之事.此事且下蕭公數等者不爲.余嘗聞外族長老.說林甫聞功曹名.欲見之.知在艱棘後.聞禪制已畢.令功曹所厚之人導意.請於蕭君所居側僧舍一見.遂許之.林甫出中書至寺.自以宰輔之尊.意謂功曹便於下馬處趨見.功曹乃於門內哭以待之.林甫不得已前吊.由此怒其恃才.敢與宰

相敵禮竟不問。後余見今丞相崔公鉉說正同。崔公外祖母柳夫人。亦余族姨。卽李北海之外孫也。柳夫人聰明強記。且得於其外族。可爲實錄。

余座主隴西公爲臺丞。奏今孔尙書溫、丞相徐公商爲監察。及孔爲中丞。隴西公淹恤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朝。而孔徐二公並時爲丞相。每讌集時人以爲盛事。亦可太息於宦途也。

唐尙書特。太和六年。尉渭南。爲京兆府試進士官。杜丞相悰時爲京兆尹。將託親知間等第。（時重十人。內爲等第。）召公從容兼命茶酒。及語舉人。則趨而下階。俯伏不對。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內近三十餘人。數年內。皆及第無缺落者。前後莫比。（時余偶在等第之選。）

權寔子純爲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求取者。事發笞臀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白於臺長。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屬左軍。臺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尙有不稟奉者。況憲禁軍之勢耶。彼受賄於此輩。且是知抑豪強。可以末減。後吏則挾臺之威。恐嚇百姓。杖背全命。猶爲至輕。

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先到臺中。三院多張之親友。爲求馬價。同列有或怒或嗤。而不署文字者。權獨先署。謂衆曰。某向不與張君熟。且聞其在窮喪馬。正當求祿求知之際。不可使徒行。且一緡何足爲輕重。若使小生薦所不知之人。實不從衆署狀。

刑部郎中元沛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夫人旣寡居。奉玄元之教。受道籙

於吳筠先生精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官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高臥廬山察之長子潾好道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亦尚靈玄矣

因話錄卷第四

角部　角爲人・凡不仕者皆入此部・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皆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田以虛無爲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者褊恡盡去、呂侍郎渭、楊侍郎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禱不獲、或請邀致先生、楊公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髮弊衣、欣然就輦到郡、亦終無言、卽日降雨、所居嶽觀內建黃籙壇場、法具已陳、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先生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冠履、扶而昇壇、天卽開霽、嘗有村姥、持一碧絹襦來奉先生、先生對衆便著之、在坐者竊笑、先生不以介意、楊公嘗迎先生至潭州、先生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衙門、先生卽于門外坐、甎階著襪、旁若無人、楊再拜亦不止之、喜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使候先生、兼遺銀器、先生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還、先生曰、報汝阿本郎、不久卽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史、良逸未嘗干人、人至亦不逆、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郎中呂溫刺衡州、因來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溫入、下牀撫其背曰、爾是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階、田亦不止、其眞樸如此、良逸母爲喜王寺尼、尼衆皆呼先生爲小師、嘗日負薪兩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卽弟子代送之、或傳寺尼、晨起見一虎在田媼門外、走以告媼曰、此應是小師使送

柴來。不足畏也。蔣君混元之氣。雖不及田。而脩持趣尙亦相類。兄事於田。號爲莫逆。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人莫知之。後居九貞觀。曾命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語其故云。於山口見一猛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蔣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時。何敢如此。卽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踣符下。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既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焚之。自此絕不復留意。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又兄事蔣君。於田君卽隣。于入室。歐陽曾一夕夢三金爐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君蛻去。蔣次之。歐陽亦逝。桐柏山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沌。蔣之門人也。陳徐在東南。品第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科法清嚴。今爲南嶽首冠。

道士陶天活者。安南人。居瀕海。海溢。家人悉驚走避水。天活始生。其母挈去不得。舉族悲念。洎水退而歸。其嬰兒在桑之交枝。無恙。抱之啼乳如常。遂以天活爲名。及長。聰慧簡率。眞氣內充。自元和至大和。爲供奉道士。朝野歸嚮。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淸江、淸晝。婺州有乾俊、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淸。東陽二乾。

吳興僧晝。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乃于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爲贄。韋公全不稱賞。晝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之。韋公吟諷。大加歎咏。因語晝云。師幾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大伏其鑒別之精。

元和以來京城諸僧及道士尤多大德之號偶因勢進則得補署遂以爲頭銜各因所業談論取本教所業以符大德之目此猶近于理至有號文章大德者夫文章之稱豈爲緇徒設耶訛亦甚矣有似昔歲德宗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縣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云將應不求聞達科此科亦豈可應耶號欺聾俗皆此類也

昔北齊封陽休之爲王休之曰我非奴非獠何故封我爲王使林遠及陶隱居之徒當必爲休之恥矣有文淑僧者公爲聚衆譚說假託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塡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爲和尙教坊效其聲調以爲歌曲其魁庶易誘釋徒苟知眞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繫功德使不懼臺省府縣以士流好窺其所爲視衣冠過於仇讎而淑僧最甚前後杖背流在邊地數矣

元和中僧鑒虛本爲不知肉味作僧素無道行及有罪伏誅後人遂作鑒虛煑肉法大行於世不妨他僧爲之淫于鑒虛耳亦猶才命論稱張燕公革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誣也故其辭多鄙淺

盧子嚴說早年隨其懿親鄭常侍東之同遊宣州當途隱居山巖卽陶貞白鍊丹所也鑪跡猶在後爲佛舍有僧甚高潔好事因說其先師名彥範姓劉雖爲沙門早究儒學邑人呼爲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精強僧行不虧性頗嗜酒飲亦

未嘗及亂。學徒有攜壺至者。欣然而受之。每進三數盃。則講說方銳。所居有小圃。自植茶爲鹿所損。人勸以垣隔之。諸名士悉樂爲運石共成。穆兵部贊事之最謹。嘗得美酒。密以小瓷壺置于懷中。累石之際。因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否。彥範笑而傾飲。滿似酬。則語穆曰。不用般石。且來聽書。遂與剖析微奧。至多不倦。鄭君更徵其遺事。僧歎息久之曰。近日尊儒重道。都無前輩之風。因出一紙。穆兵部與書。傾寫喧之儀。極卑敬。其略曰。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却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侍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遙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擊想而已。和尚薄於滋味。深於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戀。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但云門人姓名。狀上和尚法座前。不言官位。當時嗜學事師。可謂至矣。又云有耆宿僧總持。彥範之友也。爲人清苦。一生未曾干人。惟自墾山種田。數畝給衣食。或遇豐歲多麥。傍有滯穗。度知其主必不收者。拾之以歸。若可惜者。則求而積之。召主以付。不至則置于路口。其獨行如此。

角部之次

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將譚可則。因防邊爲吐蕃所掠。初到蕃中。蕃人未知憲宗棄天下。日夜懼王師復河湟。不安寢食。可則既至。械繫之置地牢中。絕其飲食。考問累至。可則具告以大行升遐。蕃人尚未之信。其傍有知書者。可則因略記遺詔示之。乃信焉。蕃法刻木爲印。每有急事。則使人馳馬赴贊府牙帳。日行數百里。使者上馬如飛。號爲馬使。報得可則。審憲皇崩問之狀。先是每得華人。其無所能者。便充所

在役使。輒黜其而。蠢有文藝者。則涅其臂。以候贊普之命。得華人補爲吏者。則呼爲舍人。可則以曉文字。將以爲知漢書舍人。可則不願。其舊舍人有姓崔者。本華人。可則嘗于靈武相識。其人大爲蕃帥所信。爲言之得免。可則前後數逃。輒爲候者所得。蕃帥雖不殺。以皮鞭榜之。凡數百竟得脫。凡在蕃六年。及歸。詣闕自陳。敕付神策軍前馳使。未及進用。爲軍中沙汰。因配在浙東。止得散將而已。竟無官。開成四年。余于越州遇之。見其步履不快。云于蕃中走時凍損足。視其臂一字尚存。譯云。天子家臣。可則亦細言河湟可復之狀。聽其語。猶微染戎音。

諧戲附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是勿兒。猶言何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貴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爲子。肅宗在春宮。常危懼。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上又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笑而止。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坐歎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唉。幡綽曰。此非錯唉。是歎噫。幡綽優人。假戲謔之言。以悟時主。解紛救禍之事甚衆。眞滑稽之雄。

周愿常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周一驢極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應聲答曰。是小竇建德。李尚書選性嚴毅。不好戲笑。時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忝僭無禮。幸諸賢稍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李公寒溫外。不與之言。周亦無由得發一日饌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李

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賣及書籍古畫．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此猶在否．其人慚懼．不敢言賣．云暫將典錢．愿忽言曰．尚書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談諧之事．遂問曰．尚書何屯．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典．李公與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周．一日後．洪之屬邑民產一子有三首．李公覽狀惡之．久不懌．愿曰．留待長大．令試幞頭．

李紓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以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紓樂採異語．使僕者誘之至家．爲設酒饌．徐問八錢之義．負者答曰．只是衣短七耳．同列以爲破的．紓甚慙．（下人評舉不正故云短也．）

京兆尉尹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是登科記誤本．倒書尉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時．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尉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殷勤．便留款曲．兼命對舉七筯．久之．語及族人．都非尉氏之事．尉方訝之．因問止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尉撫掌大笑．曰．君誤矣．余自姓尉．預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謝叔父．從容而退．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褐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吊訖．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謁無時．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嚬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盧尚書弘宣與弟盧衢州簡辭同在京。一日衢州早出。尚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惟皮遐叔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低頭久之。曰。我弟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爲辯之。皆大笑。有人說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膩脂襖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襆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余嘗讀謝綽宗拾遺錄云。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此頗與寰恭相類耳。

衢州視事際。有婦人姓翁。陳牒論田產。稱阿公阿翁在日。（下阿翁兩字。言其大父也。）坐客笑之。因徵其類。余嘗目覩者。王屋有梓人女。曰阿家。京中有阿輔。洪州有阿姑。蜀中有阿母。洛中有阿伯。阿郎。皆因其姓。亦堪笑也。

因話錄卷第五

徵部　徵爲事・凡不爲其人與物而泛說者・皆入此部・

尙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承目爲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諸郎。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也。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卽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祠部呼爲冰去聲廳。言其淸且冷也。

尙書省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直時。吏人懸之于臂以相授。頗覺爲煩。楊虞卿任吏部員外郎。始置櫃加鐍以貯之。人以爲便。至今不改。櫃初成、周戎時爲吏部郎中。大書其上。戲作考詞狀。嘗有千有萬忍俊不禁考上下。

祕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鶴、賀監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爲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爲祕書郎。挾彈中鶴一眼。時謂之五絕。又省之東卽右威衛。荒穢摧毀。其大廳逼校書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廟被校書侵。

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衆呼爲端公。見宰相及臺長。則曰某姓侍御。知雜事。謂之雜端。見臺長則曰。知雜侍御。雖他官高秩兼之。其侍御號不改。見宰相則曰。知雜某姓某官。臺院非知雜者。乃俗號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衆呼爲侍御。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殿中。最新入知

右巡已次知左巡號兩巡使所主繁劇及遷向上則又入推益爲勞屑惟其中間則入清閑故臺中諺曰免巡未推只得自如言其暢適也廳有壁畫小山水甚工云是吳道玄眞跡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衆呼亦曰侍御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監察若三院同見臺長則通曰三院侍御而主簿紀其所行之事每公堂食會雜事不至則無所檢轄惟相揖而已雜事至則盡用憲府之禮雜端在南揖主簿在北揖兩院則分坐雖舉匕筯皆絕談笑食畢則主簿持黃卷揖曰請舉事于是臺院白雜端曰舉事。（欲上堂。三院長各于會堂南廊下。先白雜端云。合舉事。）則舉曰某姓侍御。（更有姓同者。則以第行別之。）有某過請准條主簿書之。（其兩院皆如此。）若舉時差錯則最小殿中舉院長最小侍御史舉殿院長。（又錯則向上人過舉。）若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烘堂悉免罰矣凡見黃卷罰直遇赦悉罰臺長到諸院凡官吏所罰亦悉免御史虛三院雖至美而月滿殿中推鞫之勞憚於轉兩院以向下侍御史便領推也多不願爲以此臺中以殿中轉兩院爲戲謔之辭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杜裏殿察兩院在杜外有時殿中入杜裏則共咍之曰著（直略反。）去也三院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就其廳若有中路白事謂之蔘端蔘端有罰殿中已免巡過正知巡者假故則向上人又權知謂之攝巡臺官有親愛除拜喜慶之事則謁院長雜端臺長謂之取賀凡此皆因告徒走卒之言遂成故事院長每上堂了各報諸御史皆立於南廊便服靸鞋以俟院長立定院長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門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門揖侍御史凡入門至食凡數揖大抵揖者古之肅拜也臺中無不揖其酒無起謝之禮但云揖酒而已酒最合敬以恐煩却損往往自臺拜他官執事亦誤作臺

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至待漏院偃息、則有臥揖。上門有馬揖。凡院長在廳院內、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決罰又必先白。察院有都廳。院長在本廳、諸人皆會話于都廳。亦曰。御史初上、後遇雜端上堂則舉三從九失儀意緣是新人、欲併罰出未遇雜端上堂、其犯舊條並不罰。察院南院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祭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甕廳。寢于此多甕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于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親緘啓、故謂之茶餅。廳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謂之朝簿。廳吏察之上、則館驛使。館驛使之上、則監察使。監察使同僚之冠也。謂之院長。臺中敬長三院皆有長。察院風彩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謝、先謁院長。院長辭疾不見、則不得及上矣。諸家御史、奎記多載、當時御史事跡、戲笑之言、故事甚略、堂中有儀注、近漸遺闕、雖有版牓、亦但錄一時要節、自此轉恐磨滅矣、因與親友話及此、遂粗疏之。

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尚書休爲諫議大夫、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立。裴對曰、若恆即曳向下着。衆皆大笑。後除舍人。

或問東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將以利人邪。曰、利之曰、何以後世反爲害也。曰、因其利而奸生、則反害也。燧人鑽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宮室三月不絕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有假鬻文字以市道欺誑時俗之弊。后稷播百穀、安知後世有權酤閉糴茶鹽求利之苦。軒轅制車服戎器、安知後世有華澤靡麗相尚、及窮兵黷武之弊。制宮室、安知後世有甲第別館凌雲耀日、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後世有入金納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別九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關津堰埭之難。周公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衘媚援而求富貴。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後世

有掠儒之名。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觸類澆訛。流蕩紀綱。大壞其本。豈聖人之過耶。其由聖人啓之耶。其後世爲治者。引而熾之耶。嗚呼。馬肝之說。余不忍言。所可歎者。伊周初以公忠。放主操政。以全國家安社稷。而莽卓操懿以降。行滔天之心。援此爲法。尤可悲也。桀紂幽厲。身遭放弒。常與萬世之君。必爲龜鑑。則伊周一時公忠。反誤後世亂臣賊子。桀紂幽厲一時淫虐。而有益萬世明君矣。善爲政者。有才必用。用必當才。任之而不私之。非才則不任。故使人無棄無濫。天下無一人嘆不遇。而懷過望之事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傳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臧僖伯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班固稱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者也。光武不許館陶公主子爲郎。前代明哲之主。及覇業之君。國朝列聖。躬親庶政。用才使器。著在史籍者多矣。以君上之尊。深居高視。猶于小官小吏。一賞一罰。重愼如此。況輔弼之臣。豈得容易苟且哉。符秦入寇。謝安石用其兄子玄爲帥。以拒之。郗超雖素與不善。聞而歎曰。安爲重舉親明也。玄心不負舉才也。人皆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果立功於淮淝。破苻秦百萬之衆。郗嘉賓之言。亦可謂至公矣。今之人徒私于所親。無安石之明。徒憎所不善。無嘉賓之論。可悲矣。李林甫姦邪陰賊。妬嫉賢能。至于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體。當時雖正直有名之士。多被搆害。而守尋常仕進者各獲其分。至今人有以右座呼之而不名也。非其在下有感之者乎。韓晉公節制三吳。多歷年所。取賓佐僚屬。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投之與語。更無

能解，召之與談，而觀之畢席，端坐不旁視，不與比坐交言，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之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裴先德汾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相訪，裴公給恤優厚，從容款洽，在其第無所不爲，乘間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綱紀，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其執守如此，嗚呼！上不愼名器，是以斲喪待賢也，下不愼名器，是以嬰垓奉君，而削弱朝廷也，遂致猥濫訛弊，流蕩可憂，不知誰之咎也。（已上二章偶會論及坐有相知者，因附於此。）

王幷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爲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爲話柄。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須候正敕也。

有人撰集恠異記傳云：玄宗令道士葉靜能書符，不見國史，不知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時有道術者，乃法善也，談話之誤，差尚可，若著于文字，其誤甚矣。

又有人檢陸法言切韻，見其音字，遂云此吳兒，眞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也。

又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今人往往說舊云準皇太子教，不知皇太子合稱令，稱教，乃王公也，此皆不知根本之誤也。

人道尚右，以右爲尊，禮先賓客，故先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也，今之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蓋緣所任在地，所主在東，俗有東行南頭之戲，此乃貴其爲一方一境之主也，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

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注云。明爨君非也。今之方鎮刺史入本部。於令長以下禮絕賓主。猶近君臣至于藩鎮。經管內支郡。則俱是古南面諸侯。但以使職監臨。如臺省之官。至外地耳。既通譙爨。則異君臣。而用古天子升阼階之儀。昧于禮經。遂同僭擬。是不講貫所致。又小人姑息訛謬相承。亦可笑且歎也。近見會補闕·賈引禮記鄉飲酒儀·言東方仁·仁者主人之位·西方義·義者賓之位·此理亦至當矣·

古者三公開閤。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閤。所以世之書題有閤下之稱。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呼執事。言閤下之執事人耳。劉子玄爲史官。與監修宰相書。呼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呼執事。卽其例也。其記室本繫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斥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閤下。至于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閤下。亦謂上下無別矣。其執事纔施於舉人侍者。止行于釋子而已。今又布衣相呼。盡曰閤下。雖出于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大壞矣。又中表疎遠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懲悋。夫閤下去殿下一階。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之乖僭。其可行耶。宗從叔姑及姨舅之行。施之可也。近見房州刺史李使君·所著資假·亦與此說相符耳·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張茂先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來。不違時齎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卽此人也。後人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持以問君平。都是憑虛之說。今成都嚴眞觀。有一石。俗呼爲支機石。皆目云。當時君平留之。寶曆中。余下第還家于京洛。途中逢官差遞夫舁張騫槎先在東都禁

中。今准詔索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輩詩往往有用張騫槎者。相襲謬誤矣。縱出雜書。亦不足據。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南朝同也。）武后朝御史臺。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府未曾有東西臺之稱。惟俗間呼在京爲西臺。東都爲東臺。李柄筠爲御史大夫。後人不名者。呼爲西臺。又不知出何故事。豈以其名上柄字。遂呼之耶。又呼杜門下黃裳（下有閼文。）爲當致敬。安得輒廢。若妖神淫祀。無名而設。苟有識者。固當遠之。雖嶽海鎮瀆名山大川帝王先賢。不當所立之處。不在典籍。則淫祀也。昔之爲人生無功德可稱。死無節行可獎。則淫祀也。當斧之火之。以示愚俗。又何謁而祀之哉。神飯在禮宜拜受。其他則以巫覡之餉可揮而去也。爲吏宜鑒之。

有士人退朝。詣其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懌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衣毳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且覺其臭。友生應曰。毳褐之臭外也。豈甚銅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恥。反譏余與山野有道之士遊。南朝高人。以蛙鳴蒿萊勝皷吹。吾視毳褐。愈于今之朱紫遠矣。

下輩不通義理者。使之寫文字。甚誤。悉同一本。若宦字（仕宦。合著臣妾之臣。）多作官。（職官。合著吕也。）榮字（滎水在滎陽。合著水也。）多作榮。（滎枯合著木。）或多誤著熒。（熒。合著火。）髭鬚。（合著多著賓。）鬢髮。（合著賓。）又偏旁只較一點一畫。而義全不通。若棹（棹船從木。）掉。（掉尾從手。）楊。（楊柳從木。）揚。（揚州從手。）棒。（棒枝從木。）捧。（捧字經傳無點。）傅。（師傅及人姓有點。）沐。（無點者。有點者。音遂。古沐陽縣。）氏

無點者。有點者。古氏。猴氏縣字。惟悵。上思惟。下惆悵。並從心。帷帳。此並從巾。賜惕。並無橫畫。又錫。鉛錫之字。無橫畫。音先擊反。錫。毛詩鞗鞗。左傳錫鸞字有橫畫。皆音楊。場。堰場字音易。若此者衆矣。辨文字者。勿以爲小事而不留意也。

武宗皇帝廟諱瀍。改兩火相重。其偏傍言談字已改爲譚。淡改爲澹。其噉字。俗多不定。舊或書啖。啖音譚。爾雅訓渰。本非飯食名。世重餅噉。庖人以意相傳。及下俚。凡關食物。偏傍盡從食。又啗字聲不同。索前史及諸家幷佛經。多作口邊敢其音。與著兩火同。徒敢反。又玉篇切韻。噉字是正也。著兩火俗也。並徒敢反。正合作噉。不疑矣。啗馬卽合用啗字。音徒濫反。以義言之。以物自食謂之噉。以物餧人謂之啗。又案漢書高帝紀云。使酈食其、陸賈往說。將啗以利。顏監注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餧人。令其啗食。則改變爲徒濫反。今以利誘之。取實爲辭也。顏監講啗字。雖未分明。亦無口傍。兩火之說則明。是字俗相傳而後人爲姓。亦因俗耳。近日書餅噉字。至有食邊口邊作覃。及口邊作詹者。率意而爲。其誤甚矣。切韻是尋常文書。何不置之几案旋看也。

因話錄卷第六

羽部

南人長林中大樹謂之有神云近此伐木則必神怒致禍□□乃斧他人之樹爲主所訴官捕而鞫之當以盜論其家貨田以賂獄吏鬻衣以備囚粮卒不免笞背皆被瘡而歸此乃避禍而速禍也　又有里人爲隣巫所惑而當有災宜謝神乃殺家犢釀酒聲鼓以祀時官禁屠牛私釀法甚峻又當國忌不合動樂併犯三罪爲吏所擒家長隣保皆抵重罪連及數十人此乃禳災適所以致災也其愚如此

洪州優胡曹贊者長近八尺知書而多慧凡諸諧戲曲盡其能又善爲水嬉百尺檣上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又于水上轉而浮或令人以囊盛之繫其囊口浮于江上自解其繫至于回旋出沒變易千狀見者目駭神竦莫能測之恐有他術致之不爾眞輕生也

軍中有透劍門伎大燕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劍刃爲棟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進錚焉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宣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饗軍則爲之所獲賞止於三數疋帛而已一日主者誤漏其名此將忿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以名入至呈伎之際極爲調審入數步忽風起馬驚觸劍失序人馬皆斃於刃下

有士鬻產於外得錢數百緡懼川途之難賫也祈所知納于公藏而持牒以歸世所謂便換者眞之衣囊

一日醉指囊示人曰莫輕此囊大有好物盜在側聞之其夜殺而取其囊意其有金也既開無獲投牒于水盜爲吏所捕得其狀樞機之發豈容易哉此所謂不密而致害也

進士鄭翬說家在高郵有親表盧氏莊近水有隣人數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電雨發洪數家皆陷溺無遺惟盧氏當中一家無恙

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受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下寒爭附火惟竇公寢于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力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入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此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吏中榮達

盧資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簡辭、弘正、簡求、俱候焉留坐目之甚久命貞亦序坐又目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鍇初舉進士就安邑所居謁之謂鍇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晚爲恨登朝亦得大美官鍇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簡辭已下三人親昆弟也弘宣又簡辭之姨兄弟皆至八座擁旄）

張曇爲汾陽王從事家嘗有恠召術者問之言以大禍將至惟休退則免曇不之信又方燕賓席上見血有巫者聞之勸其杜門不納賓客屏遊宴曇怒杖之其後曇言語乖度公頗銜之又屢言同列間事每

獨候見。多值公方燕寵姬所。不令白事。必抑門者令通。公謂其以武臣輕忽。益不平之。後因請公去所任吏。遂發怒囚之以聞。竟斃于杖。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爲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或傳是陳子諒。）

李涼公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于婢。一日婢晨至慘然。公問其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一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竊喜。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

都水使者崔綽。少年豪俠。不拘小節。天寶中。有方士過其家。崔傾財奉之。亦無所望。方士臨去。留藥一丸爲別。崔殊不之重。埋于牀下。燕薊之亂。家人避賊。崔在後未去。忽見牀下有菌甚肥鮮。因煑而食之。雜以葷味。自此體腹輕健。至老更無疾病。月中視小字。夜食生蔥。元和初猶在。年九十餘卒。蘇州刺史韋公（余之祖舅。）集中所贈崔都水詩者是也。向得靈藥。便能正爾。服之當已輕舉矣。其次食所化靈芝。不雜葷茹。又應反顏住世。壽不可量。蓋玄中但以有壽無疾。酬好施之功而已。崔卽蘇州之堂妹壻也。

崔國相羣之鎮徐州。嘗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濱。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祕書監也。

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卽到。豈奈我何。未幾。而相國奇章公帶平章事節度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尙存。僧者乃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韓尙書皐在夏口。就加節度使。自後復爲觀察使。長慶三年。崔相國植從刑部尙書除觀察。明年冬。牛公實來。宰臣建節鎭夏口。自牛公始也。

博陵崔子年出書一通。示余曰。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候。王某爲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譖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召詰之。弘卽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數百。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立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恠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其門卒。卽言大使無恙。弘素與某熟。遂至臥內問之。王曰。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記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簸箕。吸然遮背。因祖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及貴。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時。有諫官因事謁見。韓方洽汗寫經。諫官恠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在集仙。常侍柳公常爲予說。（已上竝本錄。崔公名嘗。）

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歸。其妹壻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廚中磨刀。將就生割羊脚。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廚。倉卒相值。鋒正中妻兄心。卽死。所在擒之。以告智興。訊問。但稱過誤。本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輒自刑者手中躍出。徑投於地。三換。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余按廣陵烈士傳曰。劉雋。字幼節。遷宛朐令。到官二年。政治淸平。爲吏民所親。時縣有友人相過者。主人歡喜。

爲具捕犬因誤中客客死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殺心應當伏辜雋曰聞許太子至孝誤不嘗藥史官書弒君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今主人與客本無讐恨但歡喜爲供有親愛飲食之意無傷害之心不幸而死當以周禮過誤平之奈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時兩殺不辜王法者拘有常例不聽雋曰界有失禮之民皆令之罪也解印綬去蓋與此事相近而徐州者神爲之辯耳

漢州開元寺有菩薩像自頂及焰光坐趺都是一段青石潔膩可愛雕琢極工高數尺會昌毀寺時佛像多遭催折刓缺惟此不傷絲毫及再立寺僧振古寶而置放西廊余與京大德知玄法事西川從事楊仁贍同謁楊深于釋氏好古之士也瞻敬彌日而玄心精識多聞話其本末云先是匠人得此石異之虔心鐫刻殆忘飡寢有美女常器食給之其人運思在像都無邪思久之怠而妄心生女乃不至饑渴既逼兼毒厲肉體遂悟是天女因焚香叩首悔謝切至女復來其病立愈而像卽成亦嘗有記錄因毀寺失其傳焉寺今再立矣

元和長慶中兩京閭巷間相見多云合是阿舅及太和以來文宗欲崇樹外戚而詐稱國舅者數輩竟不得其眞合是之說果有驗矣

余年小在江漢嘗與羣兒戲以竹篳爲鎗鳥翎飾其上裂紙爲旌旗作戰鬬之像相向云殺俄爾立定又云再殺不數年憲宗剪除羣寇蔡齊二巨猾相次夷滅再殺之應也

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爲詞號爲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出自文儒

太和初王潛爲荆南節度使無故有白馬馳入府門而斃僵臥塞塗是歲潛卒此近馬禍也

進士陳存能爲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舉日嵩方欲爲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爲具入試食物兼備晨食請存偃息以候時五更後怛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眎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進士鄭滂在名場歲久流輩多已崇達常有後時之歎一夕忽夢及第而與韋周方同年當時韋氏先期舉人無周方之名者益悶悶太和元年秋移舉洛中時韋景方居守尚書族弟也赴舉過陝尚書時廉察陝郊詰景方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吾名一字名之殊無義也遂更名周方滂聞之極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果同年焉滂登朝至殿中侍御史前宣成觀察大夫鄭常說此事大夫卽滂之再從弟也子溥又自說應舉時曾夢看及第榜榜上但見大書鳳字大中元年冬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貢士紙之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緱山月聞王子晉吹笙詩坐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子溥鄭公之子

大中九年沈詢侍郎以中書舍人知舉其登第門生李彬父叢爲萬年令同年有起居者之會倉部李郎中蠙時在座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蠙與賢座主同年時右司李郎中從晦又在座戲蠙曰殊未耳小生與賢座主同年如何謂彬州柳侍郎也衆皆以爲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馮尚書審則又柳公座主楊相國之同年舉坐嗟嘆侍讀諫議漳說

河南孔尹溫裕任補闕日諫討党項事貶彬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爾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鵲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極異之無幾却除此官

鄭又自說早承相國武都公知獎當時爲大理司直常嘆滯淹會張謇欲除大常博士李公云鄭司直久屈必請舉自代旋遇蕭儼服闋且要與官諸坐遂以蕭爲博士前此有大雲寺僧寶鋭者知人休咎因問之鋭曰司直朝官終得中間且合爲數郡如何便得既而以侍御史歷作河陽浙西淮南累至檢校郎中方除比部員外郎鋭師說事亦不常中此又極驗者以陰騭要顯前定之事耳

王蒙者與趙門下憬布衣之舊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來謁公見喜極給郵甚厚將擢爲御史時憲僚數至少德宗甚難於除授而趙公秉政其言多行蒙坐待繡衣之拜矣一日偶詣慈恩僧寺占色者忘其名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宰臣對趙公乘間奏曰御史府闕人太多就中監察尤爲要者臣欲選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其闕員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選料卿祇應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趙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卽朕之意卿有人未公因薦二人其一卽蒙也上曰且將狀來公既出逢裴延齡時以度支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充溢公不之對延齡慍罵而去云看此老兵所請得行否既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向論請何事上曰趙

憬極公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憬身爲宰相。豈諳州縣官績効。向二人又不爲人所稱說。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復至陛下但詰其所自。卽知矣。他日上閤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趙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

蒙却歸故林。而趙公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爲從事。得假御史焉。

相國崔公愼由廉察浙西。左目眥生贅。如息肉。欲蔽瞳人。視物極礙。諸醫方無驗。一日。淮南判官楊員外牧自吳中越職。饌召于中堂。因話揚州有穆中善醫眼。來爲白府主。請遺書崔相國鉉令致之。崔公許諾。後數日。得書云。穆生性麤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甚遠。遂致以來。既見。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於中。則必効矣。崔公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譚簡又曰。須用九日晴明亭午於靜處療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無憂矣。是時月初也。至六七日間。忽陰雨甚。譚生極有憂色。至八九大開霽。問崔公飮酒多少。崔公曰。戶雖至小。亦可引滿。譚生大喜。初公將決意用譚之醫。惟語大將中善醫者沈師象。師象贊成其事。是日引譚生於使宅北樓。惟師象與一小豎隨行。左右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公飮酒數杯。端坐無思。俄而譚生以手微捫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覺似拔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剪刀聲。白公曰。此地稍暗。請移往中庭。象與小豎扶公而至於庭。坐旣定。聞櫛焉有聲。先是譚生請好綿數兩染絳。至是以絳綿拭病處。兼傅以藥。遂不甚痛。譚生請公開眼看所贅肉。大如小指。堅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報夫人及子弟。譚生立以狀報淮南。崔相國復書云。自發醫後。憂疑頗甚。及聞

痊愈。神思方安。後數日。而徵詔至金陵。嗟夫。向若楊君不遇。譚生不至。公心不斷。九日不晴。徵詔遽來。歸期是切。礙其目疾。位當廢矣。安得秉鈞入輔。爲帝股肱。此數事足驗玄助。而公作相之後。譚生已逝。又何命之大薄也。

乾子膚

一之種十著雜郭說

溫庭筠述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乾隆子

乾臊子

唐　温庭筠述

武元衡

武黃門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鮮于叔明

劍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每散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卽浮之微熱水中。以抽其氣。益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實佳。

權長孺

長慶末。前知福建縣權長孺犯事流貶。後以故禮部相國德輿之近宗。遇恩復資。留滯廣陵多日。賓府相見。皆鄙之。將詣闕求官。臨行。羣公飲餞於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癖。乃於步健及諸傭保處。薄給酧直。得數兩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紙裹。候其酒酣。進曰。待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獲千金之惠。涎流於吻。連撮噉之。神色自得。合坐驚異。

簫俛

貞元中蕭俛新及第時國醫王彥伯住太平里與給事鄭雲逵比舍忽患寒熱詣彥伯求診候誤入雲逵第會候門人他適雲逵立於中門俛首趨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說其狀逵延坐爲診其臂曰據脉候是心家熱風雲逵姓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鄰是也俛赧然而去

李丹

郎中李丹典濠州蕭復處士寄家楚州白田聞丹之義來謁之且無傭保棹小舟唯領一卯歲女僮時方寒衣復單弊女僮尤甚坐於客次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卽芒鬛而入丹揖之坐略話平素復忽悟足禮之闕矍然乃起告丹曰某爲饑凍所迫高堂慈母處分令入關投親知無奴僕有一小女僮便令將隨參謁朝至此僮駭恐懼公衙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疎脫唯惶悚而已丹曰靴與履皆一時之禮古者解襪登席卽徒跣以爲禮靴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據此不足介君子懷但請述所求意遂留從容復頤旨趨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領重事於是遣使於白田饋遺復母甚厚又餞復以匹馬束帛復後竟爲相

歐陽詢

長孫無忌嘲詢曰聳博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教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暖襜裙畏肚寒只緣心溷溷所以面團團上大笑

裴宏泰

裴鈞僕射大宴巡官。裴宏泰後至。鈞不悅。宏泰曰。請在座銀器。盡斟酒滿之。隨飲以賜宏泰可乎。鈞許之。遂竭座上小酌至舡船。凡飲皆竭。隨卽填於懷。有銀海受一斗以上。以手捧而飲。盡踏其海。捲抱索馬而去。鈞使人問。宏泰方箕踞而坐。所得銀器二百餘兩。不覺大笑。

蕭嵩

蕭嵩欲註文選。見馮光進釋蹲鴟云。今之芋子。是著毛蘿蔔。嵩大笑。不爵不舡。非炮非炙。能說諸心。庶乎乾腴之義。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因話錄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王永榜楊靜盦）

鎮殿